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超越意蕴

赵长太, 聂海杰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传统西方哲学受本体论形式的哲学观的束缚,陷入了只是“解释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的困境之中。针对传统西方哲学的这一根本维度缺失,马克思对之进行了逐步深入的“形而上学批判”,克服了哲学家们将“哲学王国”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柏拉图主义幻象”,打开了从抽象的理论王国走向现实世界的通道。基于此,马克思在历史观层面清除了旧哲学的唯心史观迷误,破解了困扰西方哲学家们特别是德国哲学家们的“历史之谜”。作为这场重大哲学革命的思想成果,马克思创建了一门旨在“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相对于耽于理论玄思的旧哲学,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呈现出十分深刻的超越意蕴:立足于哲学高度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唯物主义地揭示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将哲学有机嵌入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实践中,辩证地建构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关系;基于世界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维度,将哲学全新定义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

关键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柏拉图主义;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1.00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1-0019-09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哲学观层面实现了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变革,以“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超越了“解释世界”的旧哲学。问题在于,这一变革究竟是如何实现的?要想深刻把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超越意蕴,需要深入到马克思变革传统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之中。鉴于此,本文拟在深刻揭示传统西方哲学之哲学观的维度缺失基础上,重点探讨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重要环节,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和超越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实质和重大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认为,传统西方哲学的哲学观呈现出十分鲜明的“解释世界”的特质,陷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些人并未真正把握住马克思这一箴言般论断的真切内涵。人们普遍承认这一论断承载着新哲学变革旧哲学的深刻内涵,却未能真正澄清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超越意蕴,以致陷入了主观地对问题进行强制

收稿日期:2023-11-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思政课研究专项项目(2022ZSZ11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3BZX006)

作者简介:赵长太(1968—),男,河南省正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聂海杰(1981—),男,河南省尉氏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性阐释的迷误。

这样的迷误较为突出地体现为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诠释。海德格尔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优越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2];但另一方面又对其是否超越西方哲学予以质疑:“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3]海德格尔进而指出,“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4]。海德格尔由此将马克思强行拉入近代西方哲学家行列,从而消解了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

国内学术界普遍反对海德格尔的这般误解,但一些学者又不自觉地陷入另一种迷误之中,十分自然地基于形式逻辑对该问题进行一种知性形而上学解构。基于这种解释范式,他们往往服膺于一种抽象的认识论信条,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分别置换为理论和实践,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归结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不可否认,这种解释范式一定程度上的确契合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内蕴着“认识论变革”的事实。然而,这种解释范式的固有症结在于:不自觉地将近代西方哲学“主体-客体”的认识论架构作为逻辑支撑,由此迷失在一种假象中:好像旧哲学的问题只是在于没有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似乎马克思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超越仅仅是在于构建了一个更为完满的认识论体系。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陷入二律背反:其出发点是确证马克思哲学超越了旧哲学,但在论证过程中悄然将马克思归入形而上学家行列。依据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客观逻辑,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就基本清算了对旧哲学的信仰;但若按照这些人进行阐释的主观逻辑,马克思始终没有跳出旧哲学的形而上学窠臼。

为了真正解开这一谜题,我们必须牢牢立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和思想,真切地把握其通过“消灭旧哲学”而“建立新哲学”的问题意识,实事求是地分析马克思哲学观的建构逻辑,进一步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和超越传统西方哲学的实质和意义。

二、传统西方哲学之哲学观的维度缺失

总体而言,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深刻揭示了传统西方哲学之哲学观的维度缺失:剖析传统西方哲学之哲学观的形而上学性质;揭示“德国形而上学”即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特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即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耽于现实的局限性。

1. 传统西方哲学之哲学观的形而上学性质

西方哲学家们普遍将哲学视为“考察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形而上学”^[5],纷纷致力于把某种观念设定为本原,以此为逻辑始基对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本体论建构。马克思认为,这种本体论形式的哲学观有其内在缺陷。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唯心主义虽发展了为旧唯物主义所忽视的“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它“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499}。究其实质,旧唯物主义力图将世界建构成为感性客体,唯心主义则截然相反地意图将世界建构成为思想客体。这两种做法虽然方式不同,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共同结果:“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1]600}于是,一方面,哲学

家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到了世界的本质结构之中,由此获得了关于世界整体图景的范畴统摄;另一方面,他们头脑中的这种世界图景却并非世界的本来面目,不过是关于现实世界的颠倒映象。如此一来,“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6]。深受柏拉图主义哲学观禁锢的西方哲学家们都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头脑中的“超感性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才能从哲学王国走向现实世界?

2. “德国形而上学”的观念论特质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接触并审视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观,发现他们和柏拉图将“理念的独立王国翱翔于现实之上”^[7]⁶⁹的做法一样,在哲学观上也先验地将“应有之物”和“现有之物”相对立。马克思接着考察了黑格尔的哲学观,认为黑格尔将“事物本身的理性”界定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8]⁸,这种虽思辨但辩证的哲学观不仅有效克服了康德、费希特的先验迷误,而且难能可贵地赋予传统西方哲学的哲学观以崭新内涵:“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9]黑格尔哲学由此为人们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提供了重要指引。然而,黑格尔却陷入了新的困境之中:他将绝对精神设定为世界的本原,并将它视为“先于世界的存在”、所谓“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这种做法实质上“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10]。黑格尔这种带有神创论色彩的哲学观及其衍生的“辩证幻象”,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康德、费希特的“先验幻象”;这些德国形而上学家实则全都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他们

无法认清“思辨的王国”即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以致沉醉于将二者关系置于本末倒置的观念论幻象之中。

3.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普遍意识到了黑格尔哲学观的保守性,力图将哲学作为批判不合理现实的思想武器,但他们貌似十分激进的纯粹理论批判实际上却并未离开过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究其实质,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并未走出黑格尔的思想世界,纷纷陷入了“思想、观念、想法一直是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黑格尔的幻想”^[1]⁵¹¹。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这些德国现代哲学家仍然虔诚地抱持着旧哲学的本体论形式的哲学观,仍然沉醉于追问“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玄思;更在于,他们在抗拒黑格尔的哲学观的同时,又无批判地将黑格尔“绝对精神主宰世界”的观念论信条奉为圭臬,以此为逻辑始基对现实世界进行更为玄虚的思辨构造。这些德国哲学家忠实地延续了德国形而上学的信条,仍把“观念、思想、概念”主观地设定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并将由此萃取到的纯粹“观念本体”独断地设定为禁锢德国人民的“真正枷锁”^[1]⁵¹⁵。基于这种纯粹主观且充满着独断论色彩的逻辑,作为客观实在的现实世界就被虚无化为纯粹观念性的存在,对于置身于其中的人们而言,他们只要“同意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他们只要将观念从头脑中清除出去就可以获得自由。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让德国哲学家通过改变意识进而改变世界的要求的实质,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1]⁵¹⁶,这套纯粹理论幻想至多是让德国哲学家意识到存在的不合理性,却根本无法让他们明白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存在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于是这就彻底暴露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致命缺陷:“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

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1]516}实际上,这些哲学家的言论也暴露了他们的这一秘密:他们“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这种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的斗争表明他们真正反对的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词句”,他们因此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516}。于是我们看到,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现代哲学家们,终究还是在旧哲学的地基上打转,根本没有摆脱以往时代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哲学观的禁锢。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以领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丰富含义。一是从总体上揭示了西方哲学本体论形式哲学观的维度缺失。在马克思看来,西方哲学家们一味地在追问“作为存在的存在”、意图将世界构造为附属某种“观念本体”的存在物,实则不自觉地陷入了将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先验分割的困境。这种关于世界的形而上玄思,既触及了世界的本质却又并未揭示其本来面目;这种形而上学形式的哲学虽然暴露了世界的本质与其实存之间的断裂,却又无法揭示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源,更找不到弥合两个世界之断裂的实践路径。二是具体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观的观念论特质。马克思丝毫不否认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传统西方哲学“最高峰”的地位,也不否认黑格尔哲学是旧哲学“完备形态”的事实,他致力于揭示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般形而上学”本性和其作为“德国形而上学”的独特观念论特质。作为“一般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哲学将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形式的哲学观推至极致;作为“德国形而上学”,它实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逻辑学)的辩证统一,因而构建了一个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全都囊括在内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些努力求索的德国哲学家,一方面完成了以往时代的哲学家们希冀将世界建构成为由“本原”所统摄的“存在”的梦

想;另一方面却陷入到了以意识为本原、将世界构造成为精神的派生物的观念论幻象。三是马克思将批判对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揭示了深受一般形而上学和德国形而上学禁锢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的维度缺失。旧哲学的本体论形式的哲学观的根本症结,在这些德国现代哲学家身上最为集中和突出地展现出来。他们仍醉心于将“存在”还原为“意识”,把以此萃取到的某种纯粹观念作为构造世界的逻辑始基;他们虽然极其不满于两个世界的断裂,但其弥合断裂的方式不是诉诸实践,而是诉诸纯粹理论批判。这样一来,他们就先验地超越于生活世界之外,在这个超验的“思想王国”中继续重演着先辈们的幻梦。

总之,马克思所要传达给我们的结论是:受其本体论形式的哲学观的束缚,西方哲学家们全都沉醉于将世界构造为由其本原所统摄的存在物,他们对世界进行解释的成果是一个个脱离实践的、非现实的亦即先验的纯粹理论体系;而作为形而上学的旧哲学,就必然地陷入双重困境:既无法达到其所孜孜追求的“解释世界”——揭示世界本来面目——的目的,更无法达到更高层次的“改变世界”——变革现实世界——的目标。

三、形而上学批判:从形而上学王国转向现实世界

形而上学批判是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凭借这一批判,马克思克服了西方哲学家们将“哲学王国”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柏拉图主义幻象”,跳出了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为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确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逻辑支点。

1. 克服旧哲学的“柏拉图主义幻象”

给父亲的信表明,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就较早地触及了旧哲学的哲学观的症结。马克思发

现,将“应有之物”与“现有之物”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8]7}弊病。显然,马克思的这一发现深刻接受了西方哲学家们深陷“柏拉图主义幻象”的事实。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为马克思克服这种幻象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根基。立足于黑格尔将“事物本身的理性”界定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8]8}的辩证哲学观,马克思初步在存在论层面确证了“哲学王国”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统一关系。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索。马克思批驳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的做法,肯定伊壁鸠鲁“把它(指感性世界——笔者注)变成客观现象”做法的合理性^{[11]22},并具体分析了伊壁鸠鲁从认识论上将两个世界相统一的机理,得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1]76}的结论。马克思进而从认识论层面揭示了“哲学王国”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哲学王国”与现实世界之间相互对立,“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作为“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自我意识”极力要“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是要把感性世界“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超感性世界”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哲学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又并非绝然对立,二者通过斗争而融为一体:作为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哲学在对现实世界进行范畴统摄时会“成为实践力量”,即“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指超感性世界——笔者注)”,得以“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1]75}。这样,基于存在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双重维度,马克思克服了旧哲学的“柏拉图主义幻象”,打开了从“哲学王国”走向现实世界的通道。

2. 跳离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深化了对旧哲学

的形而上学批判,摒弃了西方哲学家们将哲学禁锢于“超感性世界”的做法,极力将哲学之思移入感性世界,牢牢地将哲学扎根于现实世界之中。“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11]220}究其实质,哲学并非超验于世俗社会之外的“形而上学真理”,而是内嵌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人世的智慧”;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无法超然独立于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时代,“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1]220}。基于哲学与现实世界和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将社会现实锚定为哲学研究的领域,将现实问题确立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对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的贫困等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西方哲学发展史逻辑表明,“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将“超感性领域”确立为“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与此同时,他们把“感性世界”界定为“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基于这样的“柏拉图主义教条”,“超感性世界”被尊崇为“形而上学的世界”^[12]。由是观之,立足于现实、求解现实问题的哲思活动,推动着“马克思与千百年来的传统决裂,把非哲学的问题变成了哲学分析的对象,从而发展了新的哲学观”^{[13]326}。马克思在哲学观上开始呈现出对旧哲学的超越意蕴:罩在“超感性世界”上面的神圣光环消失了;以往哲学家们所谓的“真理王国”亦即“形而上学世界”坍塌了;被这些人判定为变动不居的“假相世界”亦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成了超感性世界的“本体”。这种与旧哲学大为不同的哲学观取向及其所呈现出的非形而上学特质,意味着马克思开始跳离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

3. 从形而上学王国转向现实世界

《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表明,马克思完

成了对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14]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批判反映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求解之中。在对犹太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的追溯中,马克思发现了现代社会本质结构的形而上学特质:“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15]172}所谓“天国的生活”是指在政治共同体即国家中,所有人都是具有同一公民身份的社会存在物;所谓“尘世的生活”是指在市民社会即世俗生活世界中,所有人都是“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这样的景象表明:“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15]173}人和社会似乎都被形而上学的魔咒所禁锢,哲学家们头脑中的“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分离幻象,似乎在现代社会中真实上演了。马克思当然不会陷入这种“形而上学幻象”。在他看来,这种颠倒的幻象是现代社会矛盾本性的集中呈现,而消除内蕴于现代社会本质结构之中的这种“形而上学幻象”,是历史赋予哲学家的使命,也是时代赋予哲学的任务。“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4]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本质差异,马克思的哲学观对旧哲学观的超越意蕴和“质点”的突破,在这段话中得到了集中呈现。旧哲学力图确立关于“彼岸世界”的真

理,新哲学则截然相反地要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作为旧唯物论的杰出代表,费尔巴哈将“彼岸世界”归结为“此岸世界”的“派生物”,将哲学家们关于两个世界关系的颠倒幻象归结为人的存在形态对其类本质的背离。然而,人的本质与其现实存在为何会发生对立?是什么推动着人们在头脑中将世界二重化?这成了旧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都根本不可能解答的疑难。马克思不仅把握住了该问题的实质,也意识到了解决该问题的根本之道: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玄思,而是蕴藏着变革社会现实、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哲学推动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路径是“批判尘世”即解剖市民社会:国家何以成为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神物”?导致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发生异化的根源是什么?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异化关系的路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推动着马克思跳出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得马克思批判旧哲学的逻辑逐步深化,由形而上学批判转向历史观批判:清除旧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史观迷误,将新哲学观奠定在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四、“历史之谜”解答:克服西方哲学的唯心史观迷误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已经较早地触及并展开反思。林木盗窃法竟然丝毫不顾及贫苦阶级死活,法律制度竟然背离法的精神而沦为私有者攫取私利的工具;政府竟然将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农民贫困归结为自然原因,并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去消除这种贫困。社会现实的本质与其现象之间为何会发生如此颠倒?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却根本无法解释这种颠倒。“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哲学的世界观)质的飞跃过程,是与他们的历史观、社会观的发展互为表里的”^[16]关系。在离

开《莱茵报》、旅居克罗茨纳赫期间,马克思“依靠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所积累的理论经验和政治经验,给自己提出了批判审查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13]155}的任务。基于丰富的历史研究资料,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局限性:“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的真理。”^{[7]368-369}马克思由此不仅洞悉了黑格尔颠倒“国家存在”与“国家观念”的秘密,也追溯到了传统西方哲学陷入“柏拉图主义幻象”的历史观前提。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和旧哲学颠倒的历史观实施了一个“再颠倒”:“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15]11}马克思由此瓦解了旧哲学的唯心史观的基本逻辑,为新哲学观的确立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观前提。

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表明,马克思探寻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解剖市民社会,只有解开困扰旧哲学的“历史之谜”,才能清除如黑格尔那样将国家视为超越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神物”^[17]的唯心史观幻象。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头脑中的颠倒幻象源于颠倒的社会现实,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矛盾关系的观念形式。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在消灭等级制的同时消解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但是它在封建社会废墟上所建筑的国家政权,“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15]172}。因此,私有制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矛盾,也必然导致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这种“纯政治性的革命”只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15]210},

实则是资产者要推翻封建统治者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样一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被推至极致,其标志就是在市民社会中形成了“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现——无产者成为一个阶级——具有必然性,不仅是“社会解体”(市民社会受制于国家而发生分裂)的结果,也以其“自己本身的存在秘密”而宣告、揭示了“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1]17}。正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这种本质联系,马克思建构了哲学与无产阶级的联盟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7}哲学唯有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才能从理论转变成实践,成为改变世界即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力量;无产阶级唯有从哲学高度认清自己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才能消灭私有制统治而获得彻底解放。

这一洞见表明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唯物史观化,即马克思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观念论历史哲学”^[18]区分开来。问题在于,如何从历史观层面确证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这一问题蕴含着双重的指向性:一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维度揭示无产阶级必然承担起“消灭旧世界”的历史使命;二是基于现代社会的本质结构维度揭示无产阶级运动必然能够产生“建立新世界”的历史必然性。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求解,是1843—1846年马克思进行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著述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该问题给予了科学的即彻底的唯物主义解答。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的深刻洞察,并未坠入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所谓的“把无产者当做神”的意识形态幻象,而是建基于对

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和理性认知之上。“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1]262}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目标和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1]11}。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中有很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1]262}。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使命,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这是自原始共同体“部落所有制”解体以后,贯穿于“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现代的资本所有制的共同经验事实:“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1]521-522}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这是历史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这种景象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矛盾以最为典型的形式、实则是最为尖锐化的方式展现出来:“**无产和有产的对立**”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1]182}。而“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意味着绝对地支配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对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奴役。矛盾的这种“异化形态”是唯独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才出现的现象,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由其本质结构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矛盾的极端尖锐化意味着事物的性质必将随着矛盾的破解而改变。“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172}与只是悲天悯人地同情和哀叹无产者悲惨命运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马克思彻底摒弃了意图通过揭露和诅咒私有制的罪恶

以拯救无产者的迷误。在他看来,“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1]231}。马克思将矛盾的解决不是诉诸“纯粹理论批判”,而是诉诸切实的革命实践行动,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27}。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要解除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消除这种异化现象,必须诉诸共产主义革命。

更进一步,马克思揭示了“批判的哲学”与“实际斗争”的同一性^[19]。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将无产者从私有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也不是将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关系进行一个倒转,它彻底地扬弃了以往全部革命(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治解放)始终不从根基处消灭私有制的普遍缺陷,将“消灭劳动”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和“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1]543}作为目标。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正义性的鲜明特质:彻底变革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奴役。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合理性的集中展现: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在“消灭旧世界”的过程中“建立新世界”。在“改变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运动中,无产阶级必将获得自身的解放,推翻并消灭资本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奴役;同时,他们还将“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担负起“重建社会的工作”^{[1]543}。随着作为“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的“虚假的共同体”的覆灭,人类社会将进入“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时代。在那里,个人不仅能够“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而且将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1]571}。

马克思由此破解了“历史之谜”,把握住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奥秘。对这一困扰以往全部西方哲学家们特别是德国哲学家们

的时代难题的解决,使得马克思站在哲学的高度洞察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由此彻底地清除了唯心史观迷误,克服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先验幻象”,以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实现了对“解释世界”的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的根本超越,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因此成为无产阶级在“消灭旧世界”的进程中“建立新世界”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8.
- [3] 费迪耶,丁耘.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03):52-59.
- [4]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0.
-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8.
- [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7.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1.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48.
- [13] 冯章.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5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61.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6] 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M].邓习议,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21.
- [17] 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M].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3.
- [18] 宽特.卡尔·马克思哲学研究[M].熊至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92.
- [19] 韩蒙.马克思思想变迁的社会主义线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115.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赵长太,聂海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超越意蕴[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01):19-27.